

灯下书

楼顶之上

| 孙凯文 |

一

夜幕低垂,世界逐渐被黑暗笼罩。我又一次站在空旷的楼顶之上,晚风轻轻拂面,带着夜色那独有的惬意。不知从何时起,我喜欢在黑夜来临时,爬上这居住的32层高楼楼顶,探寻属于我的那一片风景。

远处,城市的灯光恰似繁星璀璨,或明或暗,或疏或密,交织成一片光的海洋。街道上的路灯,整齐地排列着,像是忠诚的卫士,为夜归的人员与车辆照亮了前行的路。对面高楼的窗户里,灯光透着温柔和暖意,那是一个个家庭的小天地。灯光下的人们,或欢笑、或求知、或沉思……他们各自享受着家的温馨。还有那闪烁的霓虹灯,五彩斑斓,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色彩,把城市的夜晚装点得如梦如幻。

抬起头,望向遥远的深邃夜空。繁星密密麻麻,如同镶嵌在黑色天幕上的宝石,有的明亮耀眼,有的若隐若现。有时还会邂逅美丽的月亮,它高悬在天空,或圆或缺,洒下素雅的光辉,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色的薄纱。站在楼顶之上,我痴迷地望着浩瀚的夜空,望着那些自由的星星与月亮,它们是如此遥远,却又如此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,让我忘却了尘世的纷扰,忘却了生活的烦恼以及头脑中的繁杂。

我没有现代诗人那股洒脱,能吟出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的动人诗句;更没有古代诗人那般豪迈,写出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壮志豪情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,独自伫立于夜色的楼顶之上,静静地待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,寻找内心的宁静。

经常站在楼顶之上,就会有惊奇的发现:城市的灯光越来越亮,像是在与黑夜争夺领地似的;而天空中的星星与月亮,却似乎变得越来越黯淡。不知是城市的光污染一点点吞噬了它们的光芒,还是岁月悄然侵蚀了我的双眼,让曾经明亮的星星和皎洁的月亮,在我的眼中变得若隐若现。

这看似平常的变化,却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。城市的发展,带来了便利和繁华,夜晚的灯光,更让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人们在明亮的灯光下,享受着现代生活的美好。

可是,我们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,是否也在不经意间,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?或许,我们该在忙碌的生活中,停下匆忙的脚步,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。千万不能因为追求物质的富足,而忽视了头顶那片浩瀚的星空。

二

在城市的喧嚣繁华之中,楼顶宛如一处被遗忘的净土,承载着我独特的情感与回忆。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站在楼顶之上,还要追溯到我曾经的一篇小说《楼顶上的天空》。

创作这篇小说时,正值炎炎夏日,为了能更真切地描绘出楼顶的场景,我曾一次次在闷热的夜晚登

上楼顶。每次推开那扇通往楼顶的门,都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热辣辣的气息裹挟着柏油的味道扑面而来,当拖鞋底与楼顶接触的瞬间,我感受到滚烫的温度从脚底传来,仿佛整个楼顶都在散发着白天积蓄的热量。就在这样的体验中,我完成了那篇小说的创作,也在不经意间,与夜晚的楼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从那时起,夜晚的楼顶便成了我的秘密基地,一个专属于我的自由空间。在这里,夏天的酷热与冬天的寒冷,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。夏天,汗水肆意流淌,却能感受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带着城市的烟火气;冬天,寒风凛冽刺痛脸颊,却让我更加清醒地思考人生。这些独特的感受,若非亲身经历,是决然无法体会到的。

站在夜晚的楼顶之上,俯瞰着万家灯火,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。那些闪烁的灯光背后,是一个个充满柴米油盐的生活故事;每一盏灯,都代表着一个浪漫而温馨的家庭。而我,仿佛站在了生活之上,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,静静地审视着世间的百态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一种超脱,一种远离尘世纷扰的宁静。

三

儿时的我,就对高处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。我的村庄,纽扣般镶嵌在绿色的淮北平原上,那里最高的地方,便是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灌溉渠坝。它高出地面十来米,离我家不足半里路。闲暇时,我总爱爬上渠坝,极目远眺。满目一望无际的田野,随着季节的更替变换着颜色。夏季的夜晚,渠坝更是成了我们乘凉的好去处。躺在凉席上,仰望着星空,听着大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,微风轻拂,带来丝丝凉意,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当兵的时候,我来到了无锡杨湾。前面是波光粼粼的太湖,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青山。于是,节假日爬山成了我的必修课,营房旁边的那个最高的山峰——雄鸡岭,便是我一次次挑战自我、战胜自己的“战场”。每次登上山顶,心中就有一种喜悦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。

如今,我身处城市,依然钟情于高处带来的感觉。曾听别人这样说:“身处低位,易被喧嚣与烦扰裹挟;登上高处,则可尽览无限风景。”这句话,在我一次次登上楼顶的过程中,得到了深刻的印证。在生活的琐碎与繁忙中,人们常常会被各种烦恼所困扰。然而,当站在楼顶之上,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无法逾越的困难,都变得渺小起来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暂时逃离的地方。楼顶对我而言,就是这样的存在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,承载了我的喜怒哀乐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,无论生活中会遇到多少风雨,我知道,只要站在楼顶之上,就能找到内心的平静,找到那个充满信心的自己!

片羽

南岳里的光影诗意

| 邓前程文 |

南岳里,一座文旅小镇,突然就冒出来了,小家碧玉楚楚模样。

人还未到南岳里,远远就看见,南岳里的华灯照亮了半个天空。湖面上的激光射灯在夜空中旋转变幻。衡祐码头门楼上的光柱刺破云霄,与南台寺金刚舍利塔上的光柱交相辉映,成了南岳古镇最为炫目的两处地标。瑞应峰佛塔的光,远离世俗的尘埃,而南岳里的灯,既是人间的烟火,又如徜徉在梦幻之中。

古色古香的街坊,店铺前招客的旗幡,熙熙攘攘的人流,小舟上婀娜曼妙的舞女,台榭上的花鼓戏、川剧变脸、皮影戏……一切的一切,在满街满巷红红黄黄的灯笼映照下,让人怀疑眼前所见是否真实,就连脚步都变得飘忽:这是梦回了盛世繁华的大唐,还是穿越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汴京?

当我看见身边手机的闪烁、湖边竹影波光中的路灯,还有远处流动的车灯、空中盘旋的无人机,才猛然惊觉,这就是自己正在亲历的真实世界。

吸引我的,往往不是那些具象的实物。我喜欢南岳里的光,喜欢南岳里的人潮涌动,尤其是汉服美女们娉娉婷婷从身边拂过阵阵微风。并非喜欢哪一盏灯笼,或哪一个人,或哪一款服装。我一次次来南岳里走走、看看,似乎有什么还未被发现,可我却没有找到。

我在南岳里的第一笔消费,是“姓名题诗”。这位微信名“正一堂书画工作室”的中年人,略一沉吟,挥笔为我写下:“邓府隆昌业纵横,前望岳顶踏青云。程锦宏图共伟

绩,雄才韬略畅乾坤。”且不说平仄格律与韵脚,就这个速度已是难得。正好我所在的南岳诗书画社要创作有关南岳里的诗词,我便回赠一首《姓名题诗》于他:“琢字传神有巧思,拈来灵感漫修辞。千家姓结千家韵,妙句由心挂满枝。”

我想,这位为家庭生计奔波的丈夫、父亲,同时也是一位诗词的播种者。道不远人,诗词也应该亲近每一位普通中国人。南岳里游客来来去以百万计,当有人因对诗词的好奇而在此驻足,他的灵感与创作,便拉近了诗词与普罗大众的距离。

沿步廊而行,在喧嚣拥挤的人流中,隐约飘来一阵歌声。愈行愈近,那歌声愈加悠扬入耳。循声而去,拾级登台,却见一温润少女抱着吉他弹唱。女孩的年岁与我女儿差不多。歌台帘卷,皓月当空,与满地的华灯遥相辉映。想起远在异乡的女儿,我请她歌唱一曲《如愿》。女孩的嗓音清丽婉转,高亢处穿云裂帛,低沉处柔曼深情,让路过的行人纷纷为之驻足。聆听之余,有感而发,写就一首七律《南岳里歌台聆曲》:“南巷遥聆婉转风,闻香拾级步琳宫。帘疏半掩美人面,曲逸频惊洛浦鸿。月下倚听多远客,天涯托寄慰飘蓬。朱弦有意凭谁解,化在夜阑灯火中。”

南岳里最热闹的时候,莫过于晚间八点左右的打铁花。往往还没到表演时间,码头上、湖岸边,就到处挤满了观众。

随着人群齐声欢呼,万千火星在湖面上轰然炸开,又化作流星倾泻而下,一扇扇金黄的光幕次第展开,花雨溅落,又与水中倒影相接。到后来,火星疾射,连绵不绝,如螺旋状散发,在黑暗的虚空绽放出一朵巨大的金色花朵。据说,需要把铁加热到1600℃,才能让铁开出花来。有感于此,我写下一首《金月湖观打铁花》:“临照湖光自绝埃,星驰耀目破空来。君心虽是抱冰久,许我燃情也盛开。”

南岳里的上空,不时有无人机在盘旋,时高时低,或冲天而起,飞掠远去,或悬停空中,静静守候。在不同平台观看无人机拍摄南岳里的视频,是一种别样视角的享受。其实,自己操控无人机拍摄,更是一种视觉美感与心跳刺激相叠加的双重体验,有诗为心所记:“蜂鸣乍响渐依稀,倏忽腾空上下飞。光影随心堪尽取,山河到眼已相非。但凭十指翔云舞,自御八风循迹归。妙趣从来开妙境,与时进退总无违。”

吃穿住行之外,人生总需要一些乐趣,继而情趣、雅趣,再而妙趣。这与财富无关。即便生活在荆棘泥泞中挣扎,有人也能点亮心灯,观象澄明。

如果你觉得工作乏味、生活烦恼,不妨来一趟南岳里。这里的古典风情,能让你变换一种心境;这里的凡尘烟火,能让你找回对生活的热爱;这里的光影诗意,能让你追逐梦想的脚步更加轻盈有力……

徜徉南岳里,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



江南

摄影 思不群